



甘版图书

少年筏子客的抗战故事

□ 刘 虎



游客在黄河兰州段乘坐体验羊皮筏子 邢广利

——

小说《少年筏子客》通过筏子客将黄河和长江连接在了一起,还原了日军轰炸下的兰州百姓日常生活,挖掘了主人公如何从一个单纯只为谋生的筏子客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

但凡到过兰州的人,一定听说过羊皮筏子,听说过“小小羊皮筏,逍遥赛神仙”的民谣。很多人可能还亲身体验过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水上运输工具。

可是,恐怕就鲜有人知道了:“羊皮筏子赛军舰。”

小小的羊皮筏子可赛军舰?太夸张了吧!

不是夸张。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疯狂的封堵几乎切断中国军队的石油供给,当时中国唯一的石油产地玉门位于河西走廊,如何把汽油运到抗战重地重庆深深地困扰着当局。一个偶然机会,油矿负责人在兰州看到了羊皮筏子,他灵机一动:能否用羊皮筏子把汽油运到重庆?

这个想法一出,有些市民都以

为是在开玩笑。

但是,那群自幼生长在粗犷苍茫之地、奔波于大河上下的筏子客明知风险很大,却又无反顾地放下个人生计。经过一番调研,他们确定由陆路把汽油运到广元,再由羊皮筏子经嘉陵江下重庆,靠着坚忍不拔的勇气和超越常人的智慧,圆满完成了任务。

二

人的成长归根结底是心灵成长,个体内心的矛盾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一动力。人物的成长必然受到家庭出身、社会环境、个人素养及生活阅历等的影响。我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后,首先确定了4个少年形象,代表不同阶层、不同出身的孩子,构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少年群体。

主人公生子出身书香门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日军轰炸中家破人亡依然坚持“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训,他在饥肠辘辘中四处找活干,希望靠劳动养活自己。为此,他果断当筏子客,去银川、包头以及后来去重庆的经历,让他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中国社会

图景,最终在进步少年乔云飞的影响下,结束筏子客生涯去了陕北。

石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父母去世后,无家可归的他 and 弟弟土墩当了乞丐,逐渐成为头领。他只讨饭,不偷不抢,但胸无大志,沉湎于当乞丐的“乐趣”之中,直到土墩在日军的轰炸中去世,他才幡然醒悟,随即追随生子当了筏子客。

大宽是一个普通的兰州少年,因饭量大,缺钱,吃牛肉面只吃比较扛饿的“大宽”而得名。他喜欢知书达理为人厚道的生子,但不理解生子的内心,甚至在包头因为生子帮助遭盗窃的女子差点被小偷伤害而责怪他。在和生子长期相处中,他意识到生子是一个应该去干大事的人。

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乔云飞,家族产业在日军入侵后遭到破坏,搬到南洋后依然受到日本人的盘剥,他们意识到唯有民族独立才能发展。他的出现,帮助苦苦思索中的生子找到了方向。

这部小说中人物虽然是主体,但更大的主体其实是两条河流。

三

书写黄河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斗胆写一部新的黄河文学,我最初便定了一个原则:直面黄河,直面嘉陵江,把它们作为和主人公一样的角色,和故事中的人物相依相伴、融为一体。如何避免将黄河和嘉陵江脸谱化、概念化、象征化,防止掉进主题先行的陷阱,是我创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黄河是一条极其复杂的河流,流域内不同地段孕育滋养出的人文图景也风格迥异。嘉陵江同样如此。

作为地质工程师,我抵达过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很多地段。为了详尽描写筏子客们在湍流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在详细查阅、调研筏子客的漂流路线后,我将本书

中的背景设置于黄河兰州段到包头段,嘉陵江设置在广元段到朝天门段,运用大量水文地质、地质灾害及地貌地质学知识,分别在不同河段设计了不同地质条件下具有不同特征的水流对筏子客造成的种种阻碍,让原本枯燥乏味的旅程因险象环生而充满斗志、激情、想象和张力,形象化、科学化地塑造两条河流,以期让读者知道,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纵横交错而紧密相连的山川河流就是她的肌肉、骨骼、血脉、毛发和经络。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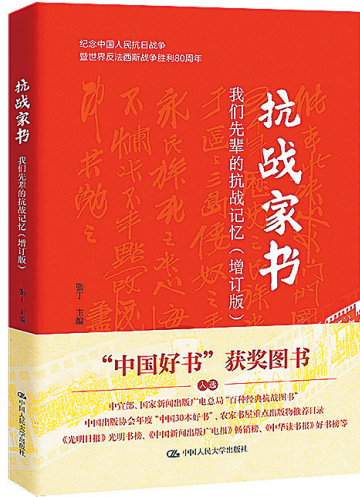
如今的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为一种休闲娱乐项目。每当看到游人乘着羊皮筏子快乐地在黄河中漂流,我会十分感慨。《少年筏子客》讲述的故事仿佛被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但我坚信,它如同在我身边汹涌奔流的黄河一样,既古老又新鲜如初。在这条大河中,那群驰骋在黄河惊涛骇浪中的筏子客,早已把自己熔炼成华夏脊梁的一部分。

我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有据可查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无论生子与黄河鲤鱼的斗智斗勇,还是在日军轰炸下兰州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和由此激起的斗志,包括开篇处那枚落在生子眼前意外没有爆炸、后来偶然被挖掘出来的炸弹都真实存在。作品中我还运用了大量兰州方言,描写了当时的兰州市井生活,重现时代中的地域风貌。

希望此书能让更多乘着羊皮筏子的当代游人知道这样深晓民族大义、在国家危难时刻勇立涛头的筏子客的故事,欣赏到他们在黄河和嘉陵江惊涛骇浪中的雄壮之舞。

那是历史之舞,现实之舞,未来之舞。

《《少年筏子客》,刘虎著,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文系长篇小说《少年筏子客》创作谈,有改动)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古往今来人们互通消息、沟通情感的重要方式,记载着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家庭记忆与人文温度。同时,家书集文学、史学、美学、书法、礼仪等元素于一体,承载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增订版)》聚焦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通过一封封直指心灵的家书、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张张朴实生动的照片,向世人生动展现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必胜信念和伟大实践。

家书体现深情,更见证一个时代。本书从侧面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市井民情,具象还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与心理状态,为后人打开了触摸时空的窗口。比如,1941年7月到8月,日军对河北省平山县进行“大扫荡”,被俘劳工李二妮向家人写了一封“平安信”,此后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就是这样一封普通的家书,见证了侵华日军野蛮掠夺并残暴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可以说,书中通过每个视角所展现的细小故事,既与宏观历史叙事相互印证,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体体验”的内容,让历史从“事件集合”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可感、可触。

家书虽为个体情感的抒发,却凝结着耀眼的人性光辉。英雄人物的家书也是如此。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众多英雄人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936年,赵一曼在就义前给儿子写下绝笔信:“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短短数行文字,既流露着慈母对幼子的不舍,更彰显出革命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决绝。这样的家书绝非文学创作,而是带着体温的历史证词,它不仅展现了共产党人在面对酷刑与死亡时的淡定从容,更诠释了革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个个体用生命践行的崇高信仰。后人由此能够看到革命者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何以在平凡中孕育伟大。

□ 张洪钰

作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信息传递的载体,家书的内容、形式、语言乃至隐含的思维方式,往往是特定民族和国家文化底蕴的“微观镜像”。不论是蔡炳炎在淞沪会战的炮火硝烟中写给夫人的“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张自忠致战友的“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还是新四军战士程雄写给父母的“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抑或是爱国绅士于登云临刑前写给长子的“待母要孝,兄友弟恭,择友慎行,读书尽心”,无不以最朴素、最动人的方式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中华民族道德的精髓。

捧读《抗战家书》,仿佛能够听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呐喊声。那些墨迹斑驳的信纸上,有对父母“忽儿不孝”的愧疚,有对爱人“待革命成功再团聚”的约定,更有对民族“必能屹立于世界”的坚信。这些珍贵家书承载的种种情感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而是在当代愈发清晰与通透。当我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寻找精神锚点时,这些家书会以各种形式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永远藏在对信仰的坚守、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里。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增订版)》,张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舍生取义的英雄群像

□ 逯 艳

《蘸火记》是作家牛余和最新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了鲁中地区章丘长岭山南麓尚邨英、梁铁峰、卢毓奎率领的三支抗日队伍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小说的名字呼应抗日战争民族叙事的宏大主题,与“战火”谐音,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群像,同时也引出章丘铁匠淬火铸枪、殊死抗战的故事主线,保留章丘铁匠“蘸火”的方言特色。

小说共计二十四章,开篇引用何苇杭的日记为序言,结尾也巧妙地借助她的日记收鞘,这就使得何苇杭具有贯穿全文的角色功能。作为形象立体、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何苇杭在小说中的主要身份是八路军政委。她在云南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路辗转回到家乡济南进行抗战工作,领导女兵小队完成出色的军事训练,并且在抗日作战中英勇杀敌。她身上具有的阳刚气质,暗合了中华民族不屈抗战的姿态。不管是“匪儒”梁铁峰和独立旅卢毓奎选择与八路军大队长尚邨英团结合作,还是宋子辉被日军燃烧弹烧焦牺牲,以及何一钿明知有埋伏还坚持套取机密被枪杀,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背景下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也是抗战小说宏大叙事的基本英雄类型。

作为自始至终出现的核心人物,小说深入挖掘战争背景下何苇杭的情感世界,不管是上学时与尚邨英隐匿的师生情,还是与何一钿的婚姻,抑或面对宋子辉热烈追求时的内心选择,都具有革命女性身份之外的思想价值。当何一钿牺牲后,她要独自承受丧夫之痛,还要隐忍悲怆劝说复侯雪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这种沉潜的内心煎熬在她被日军枪弹打中住院治疗时再次被放大。她所代表的是作者对抗战战争宏大叙事视野下个体情感体验与个人革命记忆的“微观史”书写。这种微观聚焦还体现在何如山、胖厨子、胖夫人和茜茹等人物身上。借助这些角色,作家尝试展现市井百姓在战火硝烟中的个体选择。

小说中多次出现何苇杭站在长岭山上看“金针花”的情节,其中第十二章中她试图劝说祁英与牛子分手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是都喜爱长岭山岩石缝里的金针花吗?我也喜欢,它们跟冷硬的玄武岩搭配得多么完美。可在当初岩浆奔涌的时候,别说娇嫩的花

花草草,就是参天的乔木,也无可选择地为造山运动作出了牺牲,把自己的心愿许给了冷凝后的岩石。”何苇杭用金针花当例子,给女兵讲“既然在战争中选择了做一名战士,你就必须作出牺牲”的道理,其实同时也在诉说她为了革命而舍弃爱人和孩子的个体牺牲。何苇杭在民族危难之际抛小家顾大家的价值选择,映射了社会各阶层平凡个体在战争中舍小利顾大义的心理变化过程,同时也是战火中平凡人逐渐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新生过程。

《蘸火记》的叙事主线是章丘铁匠何一钿、任先生、张先生等人配合长岭山抗日武装铸枪抗战的热血故事。小说离不开铁匠淬火的打造技艺,而书名之所以用“蘸火”而不是“淬火”,作者开篇就借助《何苇杭日记》交代了缘由:“章丘是铁匠的发源地,队伍里那些老兵亦匠的军械师都把淬火叫作‘蘸火’,我觉得用这个章丘方言词描摹这一锻造工艺,实在更能传其精神。”

作者选取济南市章丘区作为《蘸火记》中抗战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间,尝试借助地方叙事重写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为了强化这种地方性视野,他批量使用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俚语与节庆风俗,比如“黑狗子”“方杌子”“高粱煎饼”“嫩棒槌子”“麻杆子雨”等称谓,还有“挂牵”“呲哒”“窝憋”“嚼咕”“掂搭掂搭”等动词,以及“狗皮袜子没有个反正”“萝卜不长在背(辈)上”“卤水点了豆腐”等歇后语,生动再现了山东人民淳朴真诚又略带憨厚的品行特征。小说还出现了具有指涉性质的文化地标与场景描绘,比如“鹁鸽崖”“石峪寺”“明水城”“芙蓉街”等具有济南公共文化空间性质的街道社区名称,同时出现“曲星河抖一抖,长岭山就动一动”的乡村故事传说,这些都是尚邨英口中的“民间伦理、世道人心”,指向一种集体记忆或民间传说。

总的来说,作者对战争背景下大写的“人”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寻,以及对宏大革命叙事的地方性视野的有益尝试,是作者对当代抗战历史小说的积极贡献,也是当代作家对中国叙事逻辑路径的有效实践。

《《蘸火记》,牛余和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书 评

抗战历史的文学表达

□ 吴道毅 钟云霞

故乡是作家成长的摇篮,是作家汲取文学营养的丰厚热土。作家叶梅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她对家乡充满深厚的感情和真挚的热爱。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即瞿塘峡、巫峡与西陵峡,让她作为家乡人深感自豪;三峡神女的动人传说,为她带来丰富的艺术滋养,并且不时触发她的创作灵感。儿时聆听大人们讲述的三峡抗日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她,在她的文学园地里日渐生根、发芽、积蓄力量,等待有朝一日破土而出。这次,她创作推出长篇小说《神女》,表达出她对故乡的深沉眷恋和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

这部作品以浪漫、柔情、温婉与充满诗性的语言,歌颂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死守国土、战胜日寇的精神境界,以文学的笔触深刻揭示三峡抗战的伟大历史启示意义。

三峡抗战发生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与鄂西会战交叉、重叠,主要任务是通过长江三峡航运,实现上海、武汉等中东部地区的武器、工厂、物资等大规模西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作者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对三峡人民抗战救国的英勇事迹了然于心,正如她在创作谈《与山水相融的三峡人民抗战史》中所说:“正是平凡而伟大的三峡人民,以他们坚不屈的脊梁,筑起了长江三峡的屏障,挫败了日军

西进的妄想。”为了写好这部长篇小说,她广泛收集三峡抗战民间口述史、家族史,深入钻研文献记录,再通过艺术创造,着力还原三峡抗战历史的生动场景。

《神女》以雄奇、美丽的长江三峡为地域背景,展示出长江三峡瑰丽多姿、美轮美奂的惊世之美——诸如山的雄奇,水的湍急,峡的凶险,以及绝壁的伟岸,回荡着三峡经久不衰的神话传说,演绎出三峡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作品还描绘了三峡抗战时期广阔、丰满的生活画卷,诸如日寇对巴东县城屡次轰炸导致平民百姓的大量死伤与离散,巴东、恩施等地国民党阵营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官员的腐败行径,黑社会团伙的无恶不作,覃九河次子覃远蛟利用军事参谋的身份与秋芳假扮夫妻从事抗日斗争等。这些内容多侧面、多维度地呈现出历史的真实,从而也让小说的叙述内容更加丰富。

这个类型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特别是离不开刻画具有思想感召力的英雄人物形象,以引导读者积极向上,感受真善美的召唤。《神女》成功塑造覃九河、覃义蛟等三峡抗战中的土家族儿女形象,充分彰显出他们忠勇爱国的民族传统,展现出三峡各族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意识。覃九河、覃义蛟父

子一个老成历练,“威震一方”,一个生龙活虎,性格急躁,但同为土家族儿女,不仅是长江三峡孕育而出的水中蛟龙,有着驯服险滩急流的超强胆识与本领,是三峡地区远近闻名的船主或橈夫子,而且都有一副侠肝义胆,尤其是都传承着忠勇爱国的文化血脉,都有一颗火红的中国心。他们在三峡抗战中毫不犹豫地舍小家、顾大家,全力投入长江物资抢运等抗战活动中,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覃九河被聘为三峡航道引水人,几乎出动家中所有船只参与抗战物资抢运,又购买小火轮,聘用英国船员,亲自谋划、实施,运用小火轮成功转移珍贵文物。覃义蛟带着船工远至宜昌、武汉为国家抢运物资,后又与两位同伴在战场担任担架员,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最后与父亲覃九河一起出色地完成抗战计划。

在《神女》中,凤娘是焕发着神女光彩的女性形象,闪烁着三峡文化的瑰丽光芒,也承载着作者的文化与审美理想。凤娘是出身于乡绅人家的三峡美丽女子,她聪颖异常,从小就喜爱识别三峡、神农架特有的中草药,又是通英语、懂医术、追求革命的现代知识女性。因为抗婚、叛离封建旧家庭与参与革命事业,她被父亲带乡丁追杀,被官府通缉,被黑社会绑架,一次次受难,乃至失忆,却一次次逢凶化

吉、死里逃生。她错失与情人的姻缘,却收获了与救命恩人覃义蛟的美好爱情。丈夫覃义蛟参加战时物资抢运数月不归,她在家中抚育子女,开办药房。巴东县城频遭日机轰炸,死伤无数,疾病流行,她的医术正好派上大用场。

总之,凤娘美丽、仁爱、宽宏、智慧、勇敢、多情,是与时俱进的时代骄子,她不断接受新文化或现代文明,融汇多种文化形态的优长,走向更新更广更高的精神世界。在她的周围,还有覃玉蛟、绣儿等美丽而可爱的女子,或知书识礼,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或心灵手巧,吃苦耐劳,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神女》,叶梅著,作家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

